河汾教

魚

V
A195.176
W48

册 4
卷 4

廣一怒安民教河曲縣學諸生

其月之二十七日河曲五臺可嵐嵐縣興縣保德寧武偏頭老營九學之士至者蓋六百人令試之河曲縣之目爲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爲此義重天下二字不重怒蓋孟子之指不欲怒小國怒則不可以事大而不智大國怒則不可以事小而不仁畏天者不敢怒樂天者不肯怒而齊王志在吞小故稱疾孟子卽就其勇詰之曰按劍而裂眥一

夫耳王如有不可遏之怒乎則奚不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正直諸其不武耳如後世愎諫之朝憑雷霆之威以摧挫議士則仰而請之曰君如怒乎奚不北擊抗命之胡南擊不賓之蠻而乃區區壓奉山於庭階間耶秦始皇嘗謂天子之怒伏尸數萬血流千里此正所謂匹夫之雄耳唐玄宗入武廟而撤白起之座曰坑降卒四十萬不武之甚幾於知言然孟子形容文王之神武在一怒字形容武王之神武在一耻字豈徒王者有神武則士亦有之大鵬之氣在一怒怒而飛則翼若垂天之雲羊角九萬里而剛風勁氣皆在其羽毛下矣鳥何所怒怒與羣鳥伍不負青天而不止士之怒亦怒與鄉人伍不登道岸平揖聖人而不止君子之戰勝於吾心理欲之關不啻如王者之我陵我阿我泉我池於遏密全阮之兵故曰以肝怒者其色青以肺怒者其色白以腎怒者其色黝以脾怒者其色黃以心怒者其色赤荆軻獨以神怒者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去而不復還然後可謂之壯士士之學聖人亦一去而不復還

者耶神怒者非志仁之士而誰望耶然必有所恥乃能怒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孔子論士先之以行已有恥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恥聖學皆從恥入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恥之之辭也今士子不恥其不聖賢而區區以訟逮鄉人而逮之獄以自豪也其怒僅至此亦可笑也昔人之窮者嘗引錐刺其骨誠恥之也誠怒之也士其以此意鞭其力於聖人之學嗟嗟越王不嘗式怒黿乎以避其銃也列士

600021
JAN 6 - 1941

君子之神怒耶士誠神怒於聖賢之林直將風雲爲爲之中遏鬼神爲之讓座而千古以上之聖人且虛左席以待之矣

廣行遠登高教　五臺縣學諸生

五臺縣之目爲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語云天道遠人道邇又曰天處高而聽卑是可以定遠邇高卑之定名矣人之學期於達天者也然舍人倫別無達天之第一步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而佛氏欲逃之人倫之外別爲出世之術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者蓋出世間之術卽盡於世間事也子思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而此章論孝友亦先道妻子若懼人以妻子之私奪孝友之本心者然則夫婦之於五倫百行猶甘草之於藥餌也豈但父子兄弟間爲喫緊耶在朝在野惟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四倫而夫婦之一倫即寓於四倫中矣故言君而后在言父而母在言兄而嫂在言師而姆在未有不夫婦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也人類之始寔惟夫婦故舉世皆一夫一婦之子孫父母即夫婦也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兄弟合衆父子兄弟則有朋友朋友之推

而尊一人如父子者則君臣亦具矣故能爲師即能爲長能爲長即能爲君君臣之倫寔自朋友出也君子之心惟不固膠於夫婦之私愛是以能散其心爲天地間之公愛故曰造端佛氏之徒先逃夫婦繼逃父子兄弟君臣而卒不能逃朋友之倫爲祖父之子孫而不肯爲子孫之祖父止欲其平等而爲朋友不欲其等次而爲君臣天地之道以生生爲大夫婦者生生之道也人類之所出仁之至也而欲舉人類而空之亦惑矣堯舜君臣之至然其道在孝弟至堯之

得舜寔以夫婦之善處觀之乾天而稱父坤地而稱母人孰知天地之實爲父母者乎天父地母之夫婦於六合之外者乎觀六子之各三索而男女也雷風山澤日月之實際亦必有夫婦於其間矣

廣藏身不恕教岢嵐州學諸生

岢嵐州之目爲所藏乎身不恕既甲乙之逐廣以教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以藏身爲貴者也人與人恩怨之所交也恩人者人亦恩之怨人者人亦怨之豈無有藏其身於曲室邃閣而爲怨家之所屠者乎亦豈無坦腹枕石於市井之間而鼾鼻無恙者耶則藏固有道與桀之藏其身也太行在其南孟門在其北紂之藏其身也大河以爲限鹿臺以爲棲亦何

異暴之於周行之道莊子曰藏山於澤可謂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夫有力者孰如造化之善轉移者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信有力矣一切之所稱善藏者有重於山深於澤者乎天之力付之於丘民丘民者善發人主之房者也故聖人之藏身也藏之於恕之一念非九重萬雉之謂也此所謂納須彌於芥子者也而桀紂者方野處露宿而不知懼亦可憐矣以殺戮威天下而使之不敢犯以財貨結私人而使之爲我守豈不欲藏其身哉凡所以藏其身者皆出之於不恕雉之藏也以首而不救其尾似之矣

廣過化存神教嵐縣學諸生

嵐縣之目爲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神化二字至孔子之賛易始備其合言之則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而張横渠則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故化一兩之義抉神化之解矣凡兩之則化故曰金火相守而流木火相守而然其流且然者化也其所以流且然者神也如夫婦之生生兩之而化也然有神於其間者一也父子君

臣皆兩也父子之化於仁君臣之化於義則神之一也故專言化則兩地之義兼言神則參天之義也地爲體則稱兩焉體必偶而後成凡兩之對待者皆地之道也天爲用則稱參焉有一於其兩之中故謂之參也凡一之參於其兩中者皆天之道也人兼法天地者也故天地謂之兩有人之一焉參之矣三才之間則天地兩而化人其一而神者也人與人交則兩之矣地之體具矣然天之用行乎其間非神惡乎化卽天之有陰陽地之有剛柔人之有仁義然有陰陽

不測之神則剛柔可知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截然而不能兩則各據其一而動靜判如山川矣伯夷柳下惠是也聖人聰明睿智之全足以有容足以有敬足以有執足以有別者也聖人者兩之者也能一之乎其兩而參者也故曰所過者化則所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孔子者至於今而未嘗一日不化不啻其過之也卽未嘗一日而不神有不可朽者也天之氣上流而爲高明地之氣下流而爲博厚天地未嘗

一日不流是未嘗一日而不化且神也天之氣嘗下降於地地之氣嘗上騰於天天地未嘗一日不同流是未嘗一日而不化且神也聖人者其精神與之同流於上下流正參與配之實際與天俱上與地俱下之謂流自天而地自地而天之謂流非聖人之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且兩而不能一惡乎其神而化非聖人則天地生之之脉絕而天崩地墜之患無日矣奚以明其然也有室於此矣無以處之則壁日以損而墁日以剝矣穴處者一土室而可支數百年人之生氣存乎其間也流亡者去之數年而其巔遂陷蓋無生氣以固之也聖人之精神天地之生氣也承天之八柱繫地之五索其一切生生之衆聖人之精神所磨孕吹噓於萬古之天地者也譬之於人身然地其精乎天其氣乎聖人其神乎神運則氣運氣運則精運故萬物之形本地氣本天而聖人之爲天地立心者天地之神運處也

廣事君教興縣學諸生

興縣之目爲有事君人者事是君既甲乙之遂廣而進諸生

昔秦之圍邯鄲而救趙之魏將辛垣衍至以爲六國之事秦猶僕之數十人而從一人者誠畏之魯連則責而歸之彼其意蓋以帝秦爲當然矣愚以爲人臣之事一帝亦豈可遽方之於僕蓋天子自有家奴宦官是也君臣義合者也尊則父子道則朋友兼朋友父子之二倫而爲君臣者也假如人臣辭吐愛君之

者曰吾輩爲人主役官守如僕之家督於主人翁也不可以負若翁也此其意則善矣然出宦官之口乃可耳非君臣之正也君之於臣可殺之而不可辱之者也辱之者徒以勢非義也豈君臣宜有此一格耶故孟子於容悅以事君者不謂之臣但目之曰事君人若曰此特爲天子樹一奴僕耳增一僕役之人以補黑衣之數耳安可謂之臣有是君則有是臣如是之君必收如是之臣所謂夔憐蚿蚿憐虵者與然小人之心則曰是君也不過尋常主耳彼豈能爲堯舜乎乃欲我爲皐夔稷契耶此等庸主世界正是我輩光陰肥家保妻子而已矣愚之截句於此正欲模寫小人之腹也是君也何不幸而遇此臣倘得賢臣爲之翼則亦豈遽止於是昔者宋徽宗常越垣使王黼肩承之徽宗曰司馬光竦上肩黼曰神宗皇帝伸下足嗟乎此所謂有事君人者事是君者也

廣不屑教保德州學諸生

保德州之目爲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太史公贊屈原則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離騷一篇可想其芳潔之五情殆類乎獟者也李太白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云我志在刪述重睥睨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殆近乎狂者也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爲孔子之所謂狂者而檀弓則云季武之喪也曾皙倚其門而歌此誣前賢者也按昭公七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卽武子也而孔子之生則在襄公之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襄公蓋三十一年則昭公之七年是時孔子年特十有七耳孔子弟子惟顏路少孔子六歲子路少九歲是時則顏路十一歲子路八歲曾皙不知其齒如何然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是孔子四十七時生也倘皙之二十而生子則少孔子二十六矣三十而生子則少孔子十有六矣孔門言志以序則點當在由求之間求少孔子十九歲又安知點之卽與由年相若也則季武子卒點蓋或未生卽與由年相若乎亦特六七歲耳卽倚門而歌未可責孺子以禮而可謂孔子之所尚其進取者卽在此六七歲孺子之謠且歌者耶是狂之說不在放於禮之外亦明矣狂者有必爲聖人之志不肯爲賢人而行不掩焉者也下顏子一等則其最高者莊子見孔子簡子桑伯子卽曰子桑戶子琴張臨喪而歌此道家之誤傳以侮聖人之徒者與

廣登山小曾教寧武所學諸生

寧武所之目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孔子生知者也從來卽登泰山之巔矣非以漸陟者也又安得一足復登東山耶然孔子之自道則曰寫字吟詩爲潤色通經達道是鎡基經綸亦可爲餘事性命方能盡所爲是知聖人誠有精以治巳粗以治天下者夫子之文章其所登之東山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其所登之泰山與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就其所登之東山則已足以小魯矣凡諸子百家九流六藝之士其槩之以魯耶至其所登之泰山則直難乎其爲天下而青未了於八區也堯舜百王伯夷伊尹之羣聖盡可槩之於天下中矣然今之爲訓詁者則曰孔子在魯則爲魯之東山在天下則爲天下之泰山說亦未嘗不貞正如冠藝國之才子試於其里而冠曰里之第一人矣未也在里則冠里其試於其鄉而又冠曰鄉之第一人矣未也在鄉則冠鄉其試於天下而又冠之曰天下之第一人矣曰茲固冠天下之才也故聖人生於魯則爲魯之東山其於天下則爲天下之泰山七十子不得方其江漢秋陽之光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得探其時中之蘊百王莫之京卽堯舜莫之匹也曰未也前乎孔子固莫有盛焉者卽後有作者亦莫有盛焉者其功業之在地萬古之人世固莫之抗焉者其精神之在天卽萬古之天班亦莫之代焉者所謂天上天下惟其獨尊者則孔氏當之矣然愚嘗過魯鄒之間登泰山者一登嶧山者再嶧山者東山

也泰山南面而垂旒曾之後屏也亦泰山當其奥之隅
寔維鄒鎮非泰山莫生孔子非東山莫生孟子自有
兩山以來則天地若發築孔孟之宅於開闢之初矣
然則孟子之知言者其亦孟子之泰山耶其善養吾
浩然之氣知性知天者其亦孟子之泰山耶

廣法家拂士教偏頭所學諸生

偏頭所之目爲入則無法家拂士既甲乙之途廣以教之

不稱世家稱法家不稱吉士稱拂士禮曰大臣法法家之謂也君之所欲爲者逆之使不得遂之謂拂拂之於口則即唐虞吁咈之義如折若木以拂日然畜君何尤畜君者拂士之謂也天垣太微有左右執法而議士亦在焉則法家拂士象之也拂也佛也弼也其詁通然有宜拂而不宜弼者焉詩曰佛時仔肩注

曰佛弼也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注曰師之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則佛也者拂也荀子曰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體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爲巳賊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注曰拂讀謂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謂佛違君之意也謂君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朱注以拂爲弼者其前一說也愚以爲違之義長以爲弼則與輔亦奚以異然天垣紫宮有左輔右弼星

焉則弼之義與輔當亦有辨輔蓋輔其善之謂與弼
蓋弼其違之謂與如周官之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保
氏掌諫王惡也則拂與弼其義當爲一也

廣君子三樂教老營所學諸生

老營所之目爲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世人直以富貴當功業若富貴可以爲功業則舉世
何人不富貴亦何人不功業乎功業者世人藉口以
富貴之稱也功業而可目之以富貴則古帝王之功
業亦何足道於戴晉人前耶愚嘗謂王天下不可謂
勢分者正以王天下正性分中事也齊梁趙魏謂之
富貴堯舜文武謂之功業王天下不與存者孟子蓋

有賢於堯舜之思矣曾點之樂止道春風沂水童冠三兩如江月鏡霞在髣髴間孟子則實之以三樂而孝友天人教育之眞境步步踐之矣曾點之所傲者兵食禮樂之由求亦也而孟子之所傲者王天下之堯舜文武至此始見舍瑟一對了非空景而孟子若更拖出一盤瑪瑙氷漿矣白沙謂有孟氏功夫然後可以語曾點見趣讀此章而味孟氏之所謂所性不存焉者其根心生色之妙又若起曾點於春風之座而印證其喟然之情也

廣制度教河曲縣等九學諸生

易之目爲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水之性流濫而不止然盈科而後進故有可節之道焉遇平地則溢遇澤則節今夫江漢之滙而爲湖者節之以澤也四瀆百川之歸而爲海者亦節之以澤之象也程朱之說皆謂澤上有水其澤之容有限焉水滿則不可容爲節之象肖聖人節以制度而訓之

者也有國者節財之說也其象則澤爲國象水爲財象也而愚則欲爲士之節情欲者戒故以水爲情以澤爲坊以誥多士萬物惟竹有節故曰菉竹猗猗以至於青青以至於如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節也如竹箭之有筠以比於松栢之有心者筠其青青者也節之故能爲筠也李賀所謂斫取青光寫楚詞者筠也士女之能止欲者皆謂之節天地節而四時成者非聖人之仕止久速惟其時不足以當之矣帝王之節莫大乎財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傷

財則不免於害民矣象之所謂制數度者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也所謂議德行者詩云群黎百姓徧爲爾德是也議之者卽善言之謂也議之以中節則自無肯軼於數度之外矣孔子他日美顏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不繁詞者非德行不議焉者也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所謂節以制度者與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君曰賓諸侯之臣曰客三曰喪荒之式喪有賵賻含

燧之禮荒有散利遺民之費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贈勞有數七曰芻秣之式牛馬各當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此所謂用之之舒與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山澤平地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珠切象磋玉琢石磨木刻金鏤草剝羽析六曰商賈阜遷貨賄行商坐賈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有夫者嬪有姑者婦八曰臣妾聚斂疏材百草根實之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此所謂爲之之疾與以官之六事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公卿大夫上中下士是爲六位二曰以叙進其治正師司旅府史胥徒各有所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大事從長小事專達四曰以叙制其食稽事制祿五曰以叙交其會政事財用六曰以叙聽其情爭訟納訪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邦治欲端二曰廉能邦教欲勵三曰廉敬邦禮欲慤四曰廉正邦政欲勁五曰廉灋邦刑欲守六曰廉辨邦土欲決此所謂食之之寡與以九賦斂財賄一

曰邦中之賦王城內外之地二曰四郊之賦百里內六鄉六遂之地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大夫之采地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疏者之采地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親者之采地七曰關市之賦貨之出入所在八曰山澤之賦丱人肉人之所取九曰幣餘之賦所斂十事之餘財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illegible]二曰嬪貢絲枲

絺紵三曰器貢銀鐵砮[illegible]曰[illegible]貢玉馬皮帛五曰

材貢栝柏篠蕩六曰貨貢金玉瓆珠七曰服貢玄纁纖纊八曰斿貢羽毛璣珣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此所謂生之之衆與然則所謂節以制度者信無備於周官而周公之於易豈徒空繫之爻辭以詔後寔一一用之於周之禮樂矣天地節而四時成周公之六官蓋天地四時之道也

廣分寶教河曲縣等九學諸生

書之目爲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昔在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輯五端肆覲羣后修五禮五玉禹貢楊州厥貢瑤琨荆州厥貢璣玤梁州厥貢磬璆雍州厥貢球琳琅玕聖人不厭寶玉然用之於國家者非徒以玩好而已周之初興貢一獒而召公戒其爲侈志之漸矣至以分寶玉于伯叔之國爲訓然伊尹之相湯不嘗致四方之產乎正東則符

婁仇州伊憲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之諸國請令以魚支之鞞鮫瞂利劍爲獻正南則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之諸國請令以殊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則崑崙狗國鬼親抳巳闟耳貴胞雕題離丘漆齒之諸國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則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之諸國請令以橐駞句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此皆因其地勢之所有易得而不貴者耳然已馳於四

海之外不可謂不珍奇矣使召公當此時其駴目而視殆如何至周公之盛四裔畢至王會一圖方物琦異有如稷慎之大麈似鹿者也穢人之前兒若彌猴立行者也良夷之在子獸身而人首者也揚州之禺禺魚之奇者也解之隃冦亦奇如禺禺者也發人之鹿鹿若鹿而迅走者也俞人之雖馬有大角者也青丘之狐亢尾者也周頭之煇羢羊之出海東者也黑齒之白鹿出西遠者也白民之乘黃似騏而背有兩角者也東越之海蛤有文者也歐人之蟬虵可順食

者也姑於越之納口姑妹珍屬越者也且甌之文蜃蛤之大者也若人之玄貝照貝之出蠻者也海陽之大蟹一可盈車者也自深之桂出南蠻者也會稽之鼉皮可鼓者也其西嚮者有如此矣又如義渠之茲白白若馬鋸牙而食虎豹亦名駁者也史林之尊耳若虎豹而食之者也北唐戎之閭閻與隃冠蓋閭象之可爲射器者也渠叟之鼩犬蓋露犬之飛食虎豹者也樓煩之星施蓋可爲珥旄者也十盧之牛小牛之出盧人者也區陽之鼈封蓋若鼎而前後首者也

規矩之麟戎之一角而馬蹄者也西申之鳳鳥戴仁抱義掖信而歸有德者也丘羌之鸞鳥大於鳳而歸仁義者也巴人之比翼鳥其名曰鶼鶼者也方揚之黃鳥配於鳳者也蜀人之文翰似皐鷄澤特者也方人之孔鳥與鸞配者也蠻揚之翟蓋鳥之貢自揚之蠻者也倉吾之翡翠所以取羽者也其北嚮者有如此矣吾不知召公當此時其以周公爲有侈德乎亦以爲盛德之所致耶他日侍成王遊卷阿之上有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之詠蓋目睹之皆周公致之矣則

周公之留召公也恐其去而鳴鳥不復聞又遜鳳之瑞於召公耳而鳳麟又非特自至寔有貢自外方者焉其服遠亦可睹矣周公聖之至籠蓋天下而財成之者也召公者賢之貞者也周公之制禮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鎮四方也以四鎮之山爲玉飾者也公執桓圭桓柱也雙植謂之桓象宮室有桓楹二伯執之以柱石國者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二圭皆琢人形其直者曰信其鞠躬者曰躬信之文縟細躬之文麤略者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以粟粒蒲蓬蓬如花敷者也肉倍好之謂璧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圜象天者也以黃琮禮地八方象地者也以青圭禮東方剡上而銳以象物初生者也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夏蓋陰陽半者也以白琥禮西方剡狀而虎形者也以玄璜禮北方半璧曰璜冬亦陰陽半者也又以寶玉爲世守以垂祖宗之遺故顧命之日西序則赤刀弘璧琬琰與大訓叅東序則大玉夷玉天球與河圖叅西房則胤之舞衣大貝鼖鼓東方則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此所謂宗器之陳者其伯叔之頒不可盡稽然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令尹子革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是葢召公作相終分寶玉於同姓而踐其訓者與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故衛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封之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之殷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封之夏虛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按此則分之已自武王成王時矣而陳之所分則爲肅慎氏之矢又同姓異姓之別故陽貨盜寶玉大弓春秋則書盜竊寶玉大弓其得之則書得寶玉大弓穀梁子曰封圭與武王之戎弓也胡氏曰夏璜與繁弱也然則寶玉者國命之所托

也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是可以知旅獒之義

廣忘我教河曲縣等九學諸生

詩之目爲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旣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愚嘗誦樂府壽陽樂至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亭亭百尺臺凌風雲別後不忘君命童子歌之慨忱乎動千載之感哉李空同云萬年永福昌寤言莫相忘則諷之指痛切矣以百里奚之賢而至使其妻爲扊扅之歌今日富貴忘我爲昔人嘗以棄婦託君臣之恩矣漢文賈生千古良契一旦以絳灌之譖

疎比宣室之對則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令人惆悵感慨於異代之下賈生而可使久不見耶唐玄宗既退張九齡然每用一人卽曰丰度得如九齡不此可謂之不忘事耶宋哲宗則斥呂大防而不知曰何以至虔州此又可謂大強記者耶昔者薄后與管夫人善約無相忘管夫人幸矣而薄不得引見管夫人以聞漢高愀然遂爲成蒼龍據腹之兆朋友之交大略朱門先達笑彈冠耳其孰能誦老杜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之句乎曾肯

姬之弗若耶昔之善忘者徙宅而至忘其妻孔子曰桀紂至忘其身此真所謂忘我實多者與

廣歸田教河曲縣等九學諸生

春秋之日爲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公十年齊人歸讙及闡哀公八年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夫子夾谷之會責齊人以禮而齊即歸鄆讙龜陰之田書曰來歸者心服之也聖人信無不可化之強禦哀公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邾子者齊出也於是八年之夏齊人怒而取我之讙及闡矣哀公懼而歸邾子益于邾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哀之謂也冬十二月齊人

歸罐及闡何必聖人信無人不可以禮謝人者昔者苗民逆命以禹之聖而用師者三旬尙不悛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以舜禹之聖豈其不克以天下屈有苗舜惟不忍以天下屈有苗此有苗之所以心服與楚圍宋至炊骨矣尚耻城下之盟退之十里而後成春秋之無禮者莫如楚而弱國尚可以禮馴之矣秦圍邯鄲聞魯仲連不帝秦之一語而却軍至五十里戰國之無禮者莫如秦此亦可以禮馴者也回紇入寇臨涇水郭令公以數騎免胄喻之水濱而去以得應見大人之兆爲幸卽夷狄亦無不可以禮馴者我知孟子交鄰國之道與所爲五年七年欲爲政於天下者其運用信非徒以兵革之力矣

廣繹志教河曲縣笙寸九學諸生

禮記之目爲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則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藝也其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繹其所志之象與孟子以巧言中以力言至而擬以聖人之智聖此所謂繹己之志與而以弧矢射天地四方縱横六指之極則周禮六官之作用皆在其所射之中矣昔者陳音之論射則曰身若戴板頭若

激卵左蹠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翕心咽烟與氣俱發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此射法之所繹其志者耶邵子曰遠舉必至之謂志不至乎其的與至而弗中焉者非遠舉之志也伯夷至孔子至而中然則持弩之初伯夷之所繹與孔子已判然矣

廣七制教河曲縣等九學諸生

論之目爲七制如二典體例既甲乙之遂廣以教之太原一案凡四試之其所訓諸生者葢五十有八章

漢有七制之主前漢則高文武宣後漢則光武明章他如景帝之賢尚不得與焉漢之臣子之事君猶爲近古也唐盡稱宗宋因之而帝號不挂於學士之口矣以六朝而望西漢何啻雲漢之倬章於天故文中子之續書止於漢續詩則備六代而元經自晉以至

南北朝也其以七制方帝典也良過然自漢以來之典冊文章可聽其繁廡而不一爲之所乎然文中子之續書其體例尊而援引重世顧弗傳焉梁昭明爲文選去取未盡協又不裁之於道而反行之千古無斁五臣註之李善輯之而家誦持至今者何也昭明就其文章之精者收之而文中子有意爲之也有意於擬經而文章之精者或見擯則不傳愚嘗謂二千年以來之詩文必不可以不刪而存之然不可一一有意以規經也正四經三禮孝經爾雅四子之注是謂聖經刪古文爲一編刪古詩爲一編刪諸子爲一編定編目爲一編刪本紀世家列傳爲一編書之有二典三謨若紀傳之祖也其訓誥誓命則古文之祖也書益兼二體焉而詩則騷一賦二詩三可當風雅頌之三經專尚文而無道以衡之則蕭統之文選也徒知擬道之迹而不儀無文之不可行則王仲淹之續經也愚自十六七嘗有志於斯而未之逮茫茫幾三十年今茲爾河汾之主者竊汗出於談經之座矣